

唐宋時期的摩利支天信仰及其流行(一)

高振宏

一、前言

唐代盛行的密教信仰雖然在武宗滅佛之後漸漸沉寂，但當時許多密教神祇、儀式傳入民間，與中國民間宗教結合，甚至傳播到日本，形成了特殊的景象，對宋代以至明清時期的神祇、法術與儀式有深刻的影響，諸如靈官馬元帥、太歲殷元帥、大悲神咒、楞嚴咒、水陸法會、焰口施食等，早期學術界對此一面向關注較少，僅有大陸的周一良、呂建福、夏廣興、嚴耀中、劉黎明、李翎，¹ 臺灣的蕭登福、劉淑芬、謝世維、郭祐孟，² 外國學者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戴安德(Edward Davis)、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等較有討論，³ 近年呂建福、沈衛榮策畫數場會議、出版論文集，有較多的關注，⁴ 但仍還有不少可再申述的空間。本刊先前曾介紹過穢跡金剛、迦樓羅(金翅鳥)、孔雀明王、大威德明王等信仰及其在民間流行情況，本文接續相關討論，以摩利支天為題，期能更深刻理解唐密對中國宗教

文化的影響。

目前中外學界已有不少有關摩利支天的研究，較完整的的研究為David Avalon Hall，⁵ 他討論摩利支天在印度源流，傳入中國後形象的變異，以及再傳入日本後的轉變，特別是傳入日本後，摩利支天因其日中不見的隱身特形而被視為戰神，軍事將領與忍者多會修持持咒語和隱形印。而陳玉女、劉永增、李玉珉曾對摩利支天的經典和圖像進行過討論，⁶ 尤其李玉珉仔細地比較了大藏經和敦煌寫本中的摩利支天經典，以為唐代摩利支天的經本與寫本應都來自同一底本，而其信仰能大盛，不空扮演了重要的推動者；同時也透過經典與圖像的相互比較，指出一手持扇、天女形象的摩利支菩薩像應來自不空本《摩利支天經》中的描述，但是三面八臂的菩薩變相則是來自宋代天息災本《大摩里支菩薩經》。所以他認為，以往學者多以為宋代密教對佛教影響有限，但就摩利支天的個案來說，宋代密教對後來摩利支天

圖像與成就法的影響較唐代更為深遠，所以應對宋代密教要有更多的重視與研究。因目前密教研究多以唐代經典與敦煌圖像為主要對象，而較忽略宋代密教，其說甚具提醒作用，值得留意。此外，由於摩利支天後被道教吸收、轉化為斗姆元君，因此道教學者蕭登福、蕭進銘、鄭昭、謝世維等也對此多有討論。⁷蕭登福、蕭進銘主要是探討北斗信仰與斗姆間的關係，特別是集中在《玉清無上靈寶自然北斗本生真經》和《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的比較，進而判斷斗姆與摩利支天結合的時間（前者以為元末，後者則認為可上推至元初或宋末）。謝世維則以為上述研究易陷入「道教」與「密教」為截然二分的範疇，落入借用、挪用等論斷，而未考慮彼此是如何經由「實踐」而連結，因此他以《先天雷晶隱書》為切入點，以為斗姆摩利支天在元代已在法術中被運用、是被接受的神祇信仰，而《先天雷晶隱書》則是以廣被接受的斗姆摩利支天為主神來整合神霄傳統，所以道教並非創造新的神祇，而是在既有的神祇系統與實踐中去整合不同傳統。其觀點認為道教、佛教（密教）這種學術上的範疇區隔易忽略宗教或文化的多元性和變異性，因此一直主張應透過文化與宗教實踐去考慮他們是如何整合與融攝這些不同的宗教傳統。其

說提醒了我們應更留意中國宗教的多元複雜現象，值得參考。由於摩利支天在傳衍過程頗多變化差異，非是單一線性的轉變，頗能反映中國宗教的多元面向，因此嘗試立基在前賢研究基礎上，整理摩利支天的經典與儀式及其轉化後的道教形象等，期能對此信仰及其傳播、中國化能有更全面性的認識。

二、摩利支天與其相關經典

（一）摩利支天經典概況

摩利支，梵名Māricī，又作摩里支天、末利支天，意譯威光天、陽陷天；或稱末利支提婆（梵文Mārici-deva）、摩利支天菩薩。此天具有大神通自在力，擅於隱身，能為人消除障礙，增進利益。此天之形像，有《末利支提婆華鬘經》所說之天女形，及《大摩里支菩薩經》卷一所說三面六臂乘豬像等。此天原為古印度民間崇拜之神，後為佛教所吸收，而列於天部；今印度那爛陀寺猶存其古像。以此天為本尊之修法，稱摩利支天法，有護身、隱身、得財、諍論勝利等功德。於日本，此天專為武士所信奉。⁸

數部：

目前大正藏所收有有關摩利支天的經典約有以下

1. 《佛說摩利支天陀羅尼咒經》一卷，失譯，附梁錄。(《大正藏》第二十一冊，卷一二五六)
 2. 《陀羅尼集經》卷十《佛說摩利支天經》一卷，唐代阿地瞿多譯。(《大正藏》第二十一冊，卷九〇一)
 3. 《末利支提婆華鬘經》一卷，唐代不空譯。(《大正藏》第二十一冊，卷一二五四)
 4. 《佛說摩利支菩薩陀羅尼經》一卷，唐代不空譯。(《大正藏》第二十一冊，卷一二五五a)
 5. 《佛說摩利支天經》一卷，唐代不空譯。(《大正藏》第二十一冊，卷一二五五b)
 6. 《摩利支菩薩略念誦法》一卷，唐代不空譯。(《大正藏》第二十一冊，卷一二五八)
 7. 《摩利支天一印法》一卷，失譯。(《大正藏》第二十一冊，卷一二五九)
 8. 《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七卷，宋代天息災譯。(《大正藏》第二十一冊，卷一二五七)
- 李玉珉比對了相關經典內容與資料，指出《佛說摩利支天陀羅尼經》是大正藏中所有經本最短，為原始密

教經典；⁹而阿地瞿多的《陀羅尼集經》中的《佛說摩利支天經》應為最主要的譯本，唐代不空所譯的《末利支提婆華鬘經》、《佛說摩利支天經》、《佛說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皆為同本異譯，只是有的增加結印法和陀羅尼，有的混合了《佛陀摩利支天陀羅尼經》，屬於早期密教（持明密教）經典。而《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在各漢譯本中，篇幅最長，咒語、手印與圖像最繁，其中的一些成就法為毗盧遮那佛所說，屬金剛乘密教經典。¹⁰其考論甚為精細，值得參考，但引人疑問的是，如果唐代不空所譯的三部經典所據皆為同一底本，那他為何要將一本譯為三部？因此仍有必要分析和討論這些經典內容。（未完待續）

註釋：

1. 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二〇一三）；呂建福：《中國密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嚴耀中：《漢傳密教》（上海：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一）（上海：上海人民，二〇〇八）；夏廣興：《密教傳持與唐代社會》（上海：上海人民，二〇〇八）；劉黎明：《中國古代民間密宗信仰研究》（成都：巴蜀書社，二〇一

-)；李翎，〈玄奘與深沙大神：特別關注其圖像中的密教元素〉，收入王邦維、陳金華、陳明編：《佛教神話研究》（上海：中西書局，二〇一三），頁三一七—三二六。
2. 蕭登福：《道教與密宗》（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劉淑芬：《滅罪與度亡：佛頂尊聖陀羅尼經幢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謝世維：《道密法圓：道教與密教之文化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二〇一八）；郭祐孟，〈印度佛教密宗的漢化：唐宋時期准提法為中心的探索〉，發表於陝西師範大學舉辦：「中印密教國際學術研討會」，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七—十九日。
3. Michel Strickmann(司馬虛)，Chinese Magical Medic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〇〇〇)；Edward Davis(戴安德)，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1 〇〇1)；Christine Mollier(穆瑞明)，Buddhism and Taoism Face to Face: Scripture, Ritual, and Iconographic Exchange in Mediev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1 〇〇八)。
4. 呂建福主編：《密教的思想與密法：密教研究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密教文獻整理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一四）、《密教文物整理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一四）、《密教的派別與圖像》（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一四）、《中期密教注疏與曼荼羅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一九）；沈衛榮主編：《何謂密教？關於密教的定義、修習、符號和歷史的詮釋與爭論》（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二〇一三）、《漢藏佛學研究：文本、人物、圖像與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二〇一三）。
5. David Avalon Hall, David Avalon Hall, Marishiten: Buddhism and the Warrior Goddess, Ph.D disser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0)。
6. 陳玉女，〈《佛說摩利支天經》信仰內涵初探——從鄭和施刻《佛說摩利支天經》談起〉，收入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麥積山石窟藝術文化論文集》下冊（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

- （），頁四四八—四七五、〈大足石刻北山摩利支天女像的雕刻時局〉，收入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編：《二〇〇五年重慶大足石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頁二十三—三十六；劉永增，〈敦煌石窟摩利支天曼荼羅圖像解說〉，《敦煌研究》二〇一三年第五期，頁一—十一；李玉，〈唐宋摩利支菩薩信仰與圖像考〉，《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十一卷第四期（二〇一四年春季號），頁一—四十六。
7. 蕭登福，〈試論北斗九皇、斗姆與摩利支天之關係〉，《臺中技術學院人文社會學報》第三期（二〇〇四年十二月），頁五—二十二；蕭進銘，〈從星斗之母到慈悲救度女神——斗姆信仰源流考察〉收入台北保安宮編：《道教神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二》（台北：台北保安宮，二〇一一年），頁五—二十八；鄭昭，〈道教斗姆對密教摩利支天形象的借用〉，《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三十六期（二〇一四年三月），頁五十九—一〇八；謝世維，〈早期斗姆摩利支天文本探討：以《先天雷晶隱書》為中心〉，《成大中文學報》第四十七期（二〇一四年十二月），頁二—一—二四〇。

8. 相關介紹參見《佛光大辭典》「摩利支天」條，頁六〇七〇。

9. 李玉珉指出，在智昇《開元釋教錄》（成於七三〇）卷六〈新集譯諸經〉條云：「《摩利支天經》一卷。（下註：或云《小摩利支天經》是《陀羅尼集經》第十卷初《摩利支天經》少分異譯）……（費長）房等失譯錄中闕而不載，尋其文句非是遠代，故編梁（五〇—五五七）末，以為梁代失源云。」就此來說，其以為所列的第一、二、三、四、五摩利支天經典都為同本異譯。
10. 李玉珉，〈唐宋摩利支菩薩信仰與圖像考〉，《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十一卷第四期，頁四—六。

新竹法源講寺固定活動

- 一、慈悲三昧水懺法會：每月第二週週日，上午八點至十一點整。
- 二、禮誦法華經：晚上七點至九點整。
- 三、成佛之道講座：每週六，早上九點三十至十一點。真理法師主講。
- 四、止觀共修班：每月第四週日。
- 五、連絡資訊：新竹市高峰路一三六號。電話：〇三—五二一五三〇—三四；傳真：〇三—五三三三三二六。